

城市寒流

秦爱知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秦爱知 著

城市寒流

CHENG SHI HAN LIU

图书在版书目编码(CLP)数据

城市寒流/秦爱知著.-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1.6
ISBN 7-80506-980-8

I.城… II.秦…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4382 号

城市寒流

作 者:秦爱知
责任编辑:扎木苏
封面创意、版式:秦爱知
封面设计:刘 林
出版发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社 址: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8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00 千
印 张:10
印 数:1-5000
版 次: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06-980-8/I373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邱挽龙喜欢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他是那种干净得有些女人气的男人。他喜欢在一包包细长长的香烟的陪伴下为自己营造一种氛围，一种使自己悠然地去放松去胡思乱想的氛围。

隆冬，京城大街小巷的角角落落干嗖嗖的冷。邱挽龙刚一进屋就连忙关上窗子，拉起黑色的丝绒窗帘。一转身便蜗进了沙发里。顿时，马路上车来车往的嘈杂声，街道两旁各种摊贩的叫卖声统统被挡在了窗外。

房间里一片安静。他点燃一支细长长的香烟抽了起来。这时，一团团烟雾从他嘴里滚出，袅袅升空。他眯起眼睛望着那一团团形状各异的烟雾渐渐散开后，紧接着又使劲抽了几口。他坐在宽大柔软的沙发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感觉身上已经渐渐暖和起来。每到寒冷的冬天他都喜欢抽烟，喜欢抽细长长的女士香烟。不过他并不愿意让人说他有女人气或者喜欢抽女士香烟。可他私下里却以为，这种精致而修长的香烟的确就像女人修长的腿，这使他更容易想起女人，更容易感到温暖。

他还有一个喜好就是喜欢黑色。他尽可能地把房间布

置得在他看来更性感一些。这不，屋子里的窗帘是黑色的，沙发也是黑色的。他觉得黑色透着一股女人特有的性感与神秘。那沙发就像一个十分温顺的女人，服服帖帖地环绕着他的整个身体。马丽莲·梦露就喜欢黑色，喜欢到了着迷、“吝啬”的地步。吝啬，懂么？吝啬得在自己那丰润性感的身体上常常很小气地只“点缀”上黑黑的“三个点”——神秘的黑三点。那神秘的黑三点，缀满了叫卖声声的商贸市场（流行半裸美女挂历的那些年），令每一个过路的男人眼发热心发慌，再加上那极具挑逗性的动作造型，呵，足以让任何人想入非非——首相总统外长画家作家音乐家，赶马车的喂马的要饭的还有同性恋者……都可以理服人并且有权利想入非非。那美化、艺术化了的“黑三点”具有其“遮羞”的作用么？不，当然不。事实上，那是一种强调，一种“野性”的强调，当然也有暗示。它暗示着野性暴发前的一种“必然期待”。

梦露小姐，你就这样让小贩们以微薄的小利将你嫁掉了么？嫁了千万家、亿万家。小贩们因此而获得了颇为丰厚的利润……梦露小姐，你太廉价也太无价了。还是他邱挽龙在寒冷的大冬天里救你回家的，你这个失去知觉冻得快要僵死根本顾不得廉耻的女人，那天他就像一个赤胆侠义的江湖英雄，救你回了家；这个家其实最最最适合你，隐蔽而干净，温暖而舒适。梦露小姐，你大概已经被他“英雄救美”的行为打动了？要不，你怎么笑得愈发地妩媚可人了呢？

邱挽龙对自己的随意想象感到满意。这个世界级的大



美人被他小心翼翼地框进了黑白相间且十分考究的木制相框里，然后钉在了墙壁最显眼的位置上。这样，黑色的想象便从来没有偏离过他的大脑。



他用手指轻轻地将香烟头上燃虚的烟柱弹进一只精致的荷叶瓣儿形的烟灰缸里，显出一副悠悠然的样子来。在暗灰色的烟雾中，他眯缝着眼睛继续欣赏着冲他连绵微笑的美人儿……

房间暗淡。他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按下一只键。这时，墙角的不锈钢魔幻型落地灯射出了一束暗红色的光。这束光把装饰考究的雪白色的屋顶映照得泛起了红晕。黑色窗帘下那盆疯长的大绿叶植物在光的映射下虽然显得沉闷但却不失贵气，邱挽龙被笼罩在一片暗色中。他情愿将自己的身体埋藏在不明地段，然后用眼睛去触及光明。他觉得这样有点绝处逢生的味道，有点像人生。

卧室的门敞着，那张大色块黑红相间的双人床看上去显得高贵而华丽，这种华丽仿佛透着床的主人的一种呢喃的温情。

然而，此刻的双人床却早已被邱挽龙吐出的烟雾缭绕得隐去了它固有的华丽与弹性……

邱挽龙原是学建筑的，大学毕业那年他来到了京城，来到了中央某部下属的F研究院。这是一张油漆脱落铁色外露，床头铁杆被一只手常年累月触摸得油光发亮的铁床，他被院领导领进单身宿舍时就睡在这张铁床的对面。床的主人是院里委派给他的师傅，名叫靳于伯。

“这年头双学位可不多。”邱挽龙进来的头一天靳于伯就说，“这年头学工民建、水暖空调什么的，都是热门专业，有干头。年轻人，这儿又是中直部委直接分管，可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

邱挽龙红着脸直点头，谦虚地说：“谢谢师傅恩点，其实我真羡慕的还是师傅的楼宇自控专业，我还得向师傅您好好学习呢。”

“呵，年轻人，你够贪心的了，双学位够你吃一辈子了，你把我的专业也劫走，让我失业？”靳于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邱挽龙被靳于伯的话呛得说不出话来，这种“谦虚”纯属多余，他干脆低下头不吱声。靳于伯也没再说什么，拿起一卷图纸便出了门，那门刚被碰上，邱挽龙便一屁股



坐到了床上，鼻子里冷冷地“哼”了一声，低声骂道：“老朽！”

邱挽龙和靳于伯关系处得不冷不热，两人除了工作交往外，谁也没有再多说过一句家常话。邱挽龙甚至不知道他师傅究竟是哪里的人，江苏？浙江？福建……他说不准，也懒得说准。关系处到这种份上，他以为，这就是知识分子之间的正常交往。脑子里多搁一点点他人的私事都属多余，多余就意味着俗气。知识分子嘛，谁愿意俗气呢？

其实他很满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处，他打心眼儿里不喜欢和人亲近。他以为亲近就意味着了解，了解就意味着相互知根知底，知根知底了就潜藏着挖掘，挖掘就意味着两败俱伤相互毁灭。即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冷漠再疏远，他都既能欣然接受，还能很好地适应。人说距离产生美，他觉得不仅仅只产生美，他以为距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道非常恰当的屏障，距离还能给那些内心孱弱的人涂抹上一层很实用的保护膜。邱挽龙在这种意识引导下，在处理师徒关系上，自然充满了自信。



三月的黄风携着温暖吹绿了京城，一簇簇嫩绿的树芽吐着清香装点着京城的大街小巷。丁香牡丹郁金香二月兰红白碧桃……催苞怒放的各式鲜花在大大小小的公园散发着怡人的芳香，这是一个姹紫嫣红的季节，是一个美丽而富有动感魅力的季节。许多外地人都选择了这个季节走出家门拥进了京城，旅游、探亲、访友……

这天，天刚蒙蒙亮，邱挽龙被一阵局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他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原来是门卫值班打来的。值班员告诉他，说他母亲已经到了莲花池长途汽车站，让他赶快去接，邱挽龙放下电话赶紧起床。母亲是从老家，北方的一座小县城专程来京看他的，他事先并不知道。他睡眼惺忪地瞅了瞅对床，对面铁床空着，没人。他暗自一笑，心想：他又用不着面对面地直接跟师傅请假了，留一张纸条就解决问题。他极力回避和他的师傅直接对话，平日里即使他有事需要请假，师徒俩明明都在宿舍，一句话打声招呼就能解决的事，他都懒得开口，愣是等着靳于伯有事出了门，或者上了厕所，他便趁机迅速把事先写好的请假条放到师傅枕边，然后一走了之。他最乐意这样做，





有点像捉迷藏。他想起了昨天院长通知他师傅今天上部里开会，会期三天。那么，他就用不着一大早地敲开院里招待所的门给母亲登记住宿了，他可以放心地先把母亲接到宿舍，然后再说。他一边想着一边叠好被子，将写好的字条往靳于伯的枕边一放便匆匆忙忙地出门了，他生怕撞上他的师傅。

他从长途汽车站把母亲先接到了楼下的值班室，然后他回了宿舍。当他看到那张原本留在师傅枕边的请假条又被放回到他的写字台上，确定靳于伯已经开会走了时，他才松了口气。他下楼把母亲领回了宿舍，他不打算送母亲上院里的招待所住，当他在车站第一眼看到母亲时就做了这样的决定，他要在外边给母亲找一个小旅店。这样，即使靳于伯回来也不会知道他母亲来了，他不愿让和他共事的同事知道这个面色枯黄，穿戴极其普通，看上去显得十分苍老的老女人就是他的母亲。当然更不愿让同事知道，母亲在老家靠摆小摊、卖早点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而父亲又是一个长年坐在轮椅上，从不打算站起来的残疾人。当然，反过来他也不肯让母亲知道，他工作的地方专门为有探亲家属设下的不对外营业的招待所，很便宜，也很舒适。

他利用外出买早点的工夫，在离研究院大约有一站地的一条小胡同里找了一家小旅店，他为母亲登记下房间后便拎着早点回到了宿舍。他打算抽空把母亲送到小店里去，这“空”要抽在机关内所有熟悉并认识他的人还没下班之前，正像他早上接母亲来时有意躲过院内上班的人流

一样，他想让知道他母亲来的人越少越好。他既是这样想也要这样做，但他打心眼儿里却不愿对自己的母亲有任何的伤害。他对自己这种“不义”的所思所想开脱的理由是——这是他“生活在别处的需要”。这种需要他不想解释得太清，也无法解释清，当然也没有必要向谁解释清。他认为求得自我开脱，自我宽慰的途径只有一种，那就是，他要利用这段短暂的时间来好好陪陪母亲，让老人心里更温暖更踏实些。于是，他在母亲对面坐下，看着母亲一边吃早点，一边向他喋喋不休地唠着家常。

母亲本来就是一个爱说话爱唠叨的人，他是在母亲这张喋喋不休的快嘴中长大成人的。母亲琐屑的唠叨声在他耳朵里像一条没完没了没有尽头的涓涓溪流，流淌不尽，唠叨没完。对于母亲喜欢一边吃一边说的老习惯，他显得很无奈。他硬着头皮装出一副听话的样子来听母亲说个没完……他本想让母亲在他面前说个够，因为他清楚他是母亲的骄傲，是母亲的自豪，是母亲的体面；他还知道，母亲的那份骄傲和自豪和体面，很多时候都是做给左邻右舍看的。母亲很要强，可是要强了一辈子也没强出个所以然。穷困苦难照样和母亲形影不离。面对母亲那股子执著的唠叨劲儿他终于有点坐不住了。他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又看了看腕上的表，于是他打断母亲的话，轻声说：

“妈，您一个人呆在这儿行吗？”

“怎么了？”母亲刚咬了一口松软的蛋糕，嚼着，问，“嫌我烦了？我不说了还不行么？”



“妈，不是。”邱挽龙辩解说：“你说我陪你呆在这儿，还是去上班？你说吧，我听妈的。”

母亲咽下一口蛋糕，说：“这还用问？妈可不是来给你添乱的。去上班去上班，妈在这儿等你。”

邱挽龙松了一口气，以为避开老人家的唠叨实在是一种轻松，一种幸福。



但事实上，当邱挽龙从办公室提前回到宿舍准备领母亲上那个提前登记好的小旅店时，他已感到这种回避并没能给他带来心里上的真正轻松——他的师傅靳于伯提前回来了。部里原定的会期有所变动，改到了下个星期。看得出，他刚和母亲聊过天，他是坐在他那张油漆脱落得发黑的铁床上和母亲聊天的。他心里有股子说不出的不快。

邱挽龙马上改变了主意，他先不领母亲上小旅店了，他要当着靳于伯的面带着母亲到东来顺涮羊肉去，这一涮很可能要涮掉他后半个月全部的生活费，但他似乎已顾不了这些，他也根本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当着靳于伯的面鬼使神差地非要这么做。没有从车站直接把母亲送到小旅店里去，实在是一大疏忽。他十分不满母亲在没经他“允许”的情况下和靳于伯聊天谈话，更不想让他们再有新的聊天内容。他要在吃完涮羊肉后送母亲到小旅店去，不再让母亲回来他的宿舍了。临出门，母亲和靳于伯打了声招呼，那招呼打得看上去既随意又自然，那份随意自然就像一对久已相识的老熟人老朋友一样。邱挽龙对母亲那太过活泛的“见面熟”感到十分地难为情。难为情的最终结果





是——他试图将自己的母亲当“奶妈”来对待。就这么想，就这么来对待；必须这么想，必须这么来对待。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更准确地演好这个设定的“角色”。他默默不断地鼓励着自己——“只有如此、必须如此”。

有本什么书上说过的，原话他记不起来了，但大意他记了下来，说一个家族历经三代人还培养不出一代贵族来呢。三代人哪！对于一个人来说，“三代人”，那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岁月呀？在他看来根本用不着那么漫长，不是吗？他已经“设想”出了（还没完全具体化）他那有着“贵族”气质与修养的父亲和母亲，他不愿让他的儿子将来对待他也像他现在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心存不安与嫌弃。既然不愿意就必须要避免，避免的直接办法是“设想一个现实以外的自我”，以此让自己先从心理上变得“高贵”起来，让“精神、心理的高贵”去战胜现实中的自我。战胜自我的第一步是——

拧死脑子里固有的传统意识——

谁说“儿不嫌母丑”了？母明明丑还怕儿嫌么？既然“嫌”，那么就应该有“嫌的行动”——着力改变这种“丑”的现状，改变不了母丑，至少也应该从改变自己做起吧？虽然这种“改变自己”的方式有点见不得人。可是谁又肯就这样一代代地“丑”下去呢？生母移至“奶妈”的位置，这叫嫌而不弃，嫌而不弃有什么不好呢？

邱挽龙意识深处的联想似乎为他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解释理由。他以为他并没有真正地忘记自己的母亲，只是出于一种需要，一种“必然的”需要，才要让母亲做“奶

妈”的。他没有忘记母亲最爱吃涮羊肉……噢？不不不——“奶妈”，那是“奶妈”最爱吃涮羊肉。他记得“奶妈”这一喜好，说明他还很有人缘，很有人性。他原本就不是那种“丧尽天良”、“丧失人性”的人……他一边安慰自己，一边带着他的“奶妈”走在了京城的大街上。他突然感觉与“奶妈”行走在一起，心理豁然亮堂了许多，脚下的步子也迈得轻盈了起来。

东来顺饭庄到了，他们进去坐下，他点菜时的举止以及每一个细微的动作，看上去既到位又得体。他绅士般的举止完全是做给他眼前这个“奶妈”看的。

然而，这个一个小时前还是他亲生母亲的“奶妈”对他的用心和所为好象丝毫没有察觉。在母亲眼里，儿子就是儿子。老人压根儿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已经把她这个当了十几年的亲娘在转眼之间“辩证”到了“奶妈”的位置上。面对儿子眼前排排场场的一片孝心，做母亲的却并不开心。

当服务员像走马观灯似地把一样样一盘盘一碟碟一碗碗送到涮桌上时，“抠门儿小气”了一辈子的母亲终于坐不住了，她皱着眉惊叹道：

“儿呀，这要花掉多少钱哪？”

邱挽龙像没有听见似的没说话。

“龙儿，我问你哪！就吃这一顿了，明天喝西风还是喝北风呀？”母亲追问道。

邱挽龙佯装不经意地看了看周围，眼皮往下一耷拉，低声说：“别吵吵，没花多少钱。北京没你这么大嗓门儿的（也不怕人笑话）。”





母亲张了一下嘴，像做错事似的四周瞧了瞧，凑到儿子跟前，低声说：“妈是心疼你，怕你只顾逞强要脸，不顾身体。妈知道你出门在外挣点钱不容易，北京花钱又大。你看你师傅，扑愣了一辈子连一座房子都修不起，一大把年纪了还住单身呢。一个人出门在外，难哪！省着点儿吧，啊！”

“您说谁呢？”邱挽龙抬起头皱着眉头。

“还有谁？你师傅呗。你师傅五八年大学就毕业了，在你们院里住了三十多年宿舍，一大把年纪都老夫老妻了还分居两地呢。他的老伴儿现在还在江西九江老家的一个小山村。家里有四个孩子都是男孩儿，一年到头挣那点钱根本就不够花。正是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的，就靠他一个人那点死工资肯定不行。我看呀，他那个家还不如咱家呢，过日子，不容易，难哪！”

——唉哟！妈呀！

邱挽龙的脑子“嗡”的一声，突然觉得浑身流淌的血液仿佛一起向小腿和脚的部位流去，整个身体有种控制不住的下坠感——我和靳于伯住一屋快两年了都不知道人老家的门朝哪儿开，您老人家来了才半天，就把人的家底抖落得通透，还如数家珍似地唠叨没完……你老让儿的脸往哪儿搁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忌讳窥探别人隐私……你跟我师傅说你是我妈了么？我知道，你要不说就不是我妈了！亲妈要真是奶妈那该有多好啊！这个缺少教养的“奶妈”。

邱挽龙终于忍不住了，他不耐烦地叉开母亲的话说：“挖人隐私是件很无聊的事。无聊！懂么？”

“什么无聊不无聊的，不就拉了几句家常话么？”母亲

不以为然,说,“住到一个屋就好比处邻居,哪能没有个互相了解互相照应?就知道开开门拉关起门吃呀?”

“了解了解,照应照应,那是你的邻里观。这是北京不是你家。该不该你打听的事你都打听,该不该你知道的事你都想知道,别再往下说了,要说就说点别的吧(正烦着呢)。”

邱挽龙执意不肯再叫“妈”,也不再使用含着尊称与客气的“您”来相称。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给母亲设定的“奶妈”角色,用心揣摩着眼前这个与他格格不入的母亲成为自己“真实奶妈”的适应性与“合理性”。

“我是你妈,你以为我是谁?是你儿子?”母亲拉着脸强调说:“你嫌谁烦呢?我告诉你,你刚走我就去见过你们领导了,别以为念了两天书就摸不着自己脑袋有多大了。我是你妈,还记得么?你把你妈当谁了?”

邱挽龙一听母亲竟在一小时前连他的领导都见过了,心里不由地烦躁起来。他知道母亲的脾气,知道母亲绝不是在跟他开玩笑。母亲“特有的热情”能把上级与下级之间原有的那层顽固的“上下级隔膜”很轻易地融化掉。这也正是他总想把母亲当“奶妈”的关键所在——她会不管深浅地自作聪明地去表白自己对领导(对方)的“敬重与崇拜”,为的是好向领导(对方)表达自己想要说的一切。至于领导(对方)心里想什么,她从来不管,也一无所知。

邱挽龙忘记了自己事先思想好的“体面”角色。他开始了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一团团烟雾弥漫在他和母亲之间,他企图把烟雾吐得更浓些,企图将对面的母亲隔回到几个小时前……

